

草根文化丛书

平阳英杰

荣全灵 著

山西出版集团

序

荣全灵

2012年的春天十分美好，这个美好的春天有两件值得记忆的事情。一件是草根文化会馆成型了，即将开门迎客。草根文化会馆顾名思义，就是云集民间文化人的一一个空间。这是我久有的一个夙愿，长期从事开发经营工作，置身于经济氛围，匆匆忙忙，熙熙攘攘，却掩盖不住心灵深处的绿色空间。我喜欢绿色，早几年就动手在汾河滩上保护湿地，栽植了13万棵树木。尽管栽植过程一波三折，但是总算成活了，而且如今已长得生机勃勃，成为一片别开生面的生态园林。一个虚幻的梦想如今落地生根，真实得已无法动摇。

这个美好春天，草根文化会馆开门迎客，《草根文化丛书》启动编纂。

在这梦想成真的过程中，我又派生出另一个梦想，即文化情结。这些年搏击经济大潮，我没有过多的时间领略文化，可也没有疏淡文化，而且逐渐感到文化是一种能源，是一种动力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发展活力。无处不在是我的真切感悟，文化就像遍布天涯海角的小草，生命极其旺盛，极其坚强，正如诗人白居易所写的那样：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我深切体会到，经济可以推进社会的发展，文化能够引领时代的进步。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，吃不饱饭的年代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谐。然而，经济发达不等于社会和谐，和谐离不开精神层面的享受，而精神享受的前提就是文化。如果文化仅仅掌握在精英手中，或者被供在教授的典籍中、书案上，也无法引导人们奋发向上。为此，无论再珍贵、再典雅的文化，必须和广众结合，也就是普及到社会的最底层。到了最底层不也是草根文化吗？是这样。我便想建立一个平台，给忙碌在社会底层又有文化需求的人们，提供一个文化交流、栖息身心的场所，这就是草根会馆。经过一段的筹划，这个梦想如愿以偿，汾河畔的林荫乐园又增添了一朵春花。

经济可以推进社会的发展，文化能够引领时代的进步。

再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就是编辑出版这套《草根文化丛书》。我的故乡在安徽，参加工作之后长期却生活在临汾。可以说，临汾是我的第二故乡。在这里住得越久感情就越深厚，尤其是对这里的文化充满了敬畏。所以敬，是因为临汾是尧都，历史悠久，文化丰富，弯腰捡起一块陶片都是文物；所以畏，是因为你越是走进去学习，越是觉得深奥无比，不是很快就能举重若轻的。即使非常普通的口语方言，里面也有深厚的历史风情。我只能将学习历史文化作为终身使命，不懈追求。当然，能为传播临汾文化做些贡献更是我的一份光荣。为此，我策划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，邀请乔忠延撰稿成文。乔忠延是临汾成长起来的作家，出生在农村，刚刚读完初中就因“文化大革命”辍学，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作家。草根作家写作草根图书顺理成章，这套书也就应运而生。

《草根文化丛书》共5本，《平阳胜迹》展示临汾的名胜古迹，尤其是列为国宝的古代建筑；《平阳风光》介绍临汾的旅游景区，优美风景；《平阳简史》钩沉史料，全面勾画临汾的历史亮点；《平阳成语》将在临汾萌生的成语集中汇编，并讲述其生成的历史故事；《平阳土话》则破译临汾方言，将经常挂在大家嘴边，却写不出的词语给予破译，让人们认识草根口中的乡村俚语并不粗俗，而是最为古老的汉语。总之，手持一套丛书，可以尽情领略临汾的历史文化风光。无疑，这是一套系统了解临汾文化的图书，也是馈赠亲朋好友最好的礼品，最好的精神食粮。

春天过去了，夏日来临了，草木正在蓬勃荣盛，草根文化也会与时俱进，蓬勃荣盛。

主编链接

荣全灵，男，1963年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专文化程度，工程师职称。

1986年参加工作，历任临汾市建筑总公司二公司技术员、副经理、经理，期间负责承建了三一四地质队家属楼、交通驾校办公楼、区电视台办公楼、市房产局职工住宅楼等工程建设任务。为缓解临汾市住房难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，树立了良好信誉。1998年初，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，荣全灵同志自愿下岗创业。他通过媒体全方位了解国家政策，结合临汾实际和本人特点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植树造林、保护湿地的创业之路。他带领兄弟三人在尧庙乡伊村14000亩汾河滩地，摆开了植树造林、综合治理的战场。面对污水横流，垃圾遍地，水电路不通的恶劣环境，他搭起塑料棚，一住就是两年。筑挡洪堤、修排水渠、清运垃圾、治理盐碱，先后从太谷农科院、西安等地引进三倍体毛白杨、东北杨、北京六号杨、塔松、雪松、垂柳等树种。拜当地老农为师传授经验，天南海北请专家亲临指导，经过连续五年苦战奋斗，尝遍人间酸甜苦辣，投入了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和辛勤血汗后，终于在寸草不生的滩涂地上建成了茂密的万亩生态园，彻底改变了伊村一带的自然环境，给居民提供了一处休闲的天然氧吧及踏青郊游的好去处，城乡居民无不交口赞誉。

草根文化丛书是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礼品，最好的精神食粮。

2004年暑夏，暴雨成灾，汾河涨水，因垃圾堵塞排水道，1.4万亩树林全部淹死，荣全灵泪流满面、痛不欲生。但是，从小养成了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他，毫不气馁，多方筹资，四处借钱，又利用两年时间重新植树13万株。在他精心呵护照料下，原先的幼小弱苗如今已长成碗口粗的人工森林，变成了临汾的生态家园。伊村滩涂开发2009年被省政府定为生态农业科技园基地，2012年4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李赣骝、全国政协常委、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、中央党史办副主任王伟华、文化部书法研究会会长徐静、文化部中国书法研究会副会长王希坤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处长张铁林等领导也亲临该地现场考察，并提

词“荣全灵先生一定要把临汾湿地公园保护好”。随即被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拟定为国家级湿地公园，为今后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2010 年，荣全灵荣获“全国十大房地产新锐人物”称号。

在开发保护汾河湿地的同时，荣全灵加入了山西荣盛家园房地产有限公司，并荣任总经理，先后在太原、运城、海南、天津等地负责项目建设管理工作。2007 年，承担了尧都区东城“三园一路”项目建设，项目实行“先建后拆、边建边拆、拆建共赢、和谐发展”的人性化滚动式开发模式，揭开了临汾城市开发的一个新纪元，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反应，《晨光资讯》、《临汾晚报》《临汾日报》、《临汾经济决策参考》、《人民日报·民生周刊》对项目开发建设模式进行了专题报道。其主持制定的“文化公园”规划方案荣获“2009 中国城市园林公益创意奖”。2010 年 12 月山西荣盛房地产荣获国家五部委“全国百佳房地产优秀单位”，总经理荣全灵荣获“全国十大房地产新锐人物”。

实业的发展，点燃了他心灵深处的文化火种。他创建了华夏草根文化会馆，成为中华优秀草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。并在会馆和草棚四周镶嵌了尧的典故传说、尧都土话摘录，寓教于乐，传承文化，为创建和谐社会，提供了一个好平台，实现了低碳生活，天人合一的愿景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帝王的典范/1
- 第二章 霸主晋文公/19
- 第三章 中国人格的标尺/37
- 第四章 生命的高度/46
- 第五章 荣显与衰败的两极/61
- 第六章 大将军的成就/78
- 第七章 常胜将军的风采/96
- 第八章 弥合西汉断代的功臣/109
- 第九章 悟透世情的彻朗人生/129
- 第十章 人生的出路/142
- 第十一章 唐朝开国的功勋夫妇/159
- 第十二章 永生在戏曲中/168
- 第十三章 又是十年光阴过/176

第一章 帝王的典范

帝尧，姓伊祁，名放勋，出生于古平阳，即今山西省临汾市伊村。13岁被封到陶地，即今山东菏泽；15岁又被封到唐地，即河北中部；16岁被推举为首领，定都平阳。他是民主的先导，中国的国祖。因而，炎黄子孙无不尊帝尧为五帝之一。

帝王的典范——这是我对帝尧的评价。

这样颂扬帝尧，不是因为我是临汾人，带着浓厚的家乡观念，为曾经建都于此的君王涂脂抹粉。而是在披阅了大量史书，且把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观览数遍后，对比品评得出的结论。

或许，这个结论有些唐突，因为上古那个时候还没有帝王，尧只是他故世后人们尊称的庙号。那时候，国家还是个雏形，弥散各处的是大小部落，部落间来往合作，成为部落联盟。尧不过是个部落的头人，顶大也只能是个部落联盟的头领。然而，世人已习惯称之为帝，并且把他尊为“三皇五帝”中的五帝之一。我们也不妨顺水推舟，以帝视之。

如此，把帝尧放到中国皇帝中去比较，那么，后世皇帝便会在他的光泽中黯然失色。这不是因为帝尧的行为太像帝王，而是因为他的行为太像凡人，才使其有了夺目的光彩。

一

帝尧的一生是和苦难抗争的一生。

苦难似乎应该远离帝王的后代。帝尧的父亲是帝喾，作为帝王的次子尧必然应该生活在较常人优越的环境中，偏偏尧没有出生在帝王之家，而出生于他母亲庆都的家里，也就是外祖父的家里。按照常理，帝喾姓姬，尧也应当姓姬。或许那时候出生地和姓有什么关系，所以尧就姓了母亲的姓：伊，也有书上说是姓伊祁。这伊祁和伊同现今临汾市的伊村有了联系。明清年间，这村落的东边建有牌楼，牌楼上书四个大字：伊祁故里。

伊村西南角有个地方人称尧圪塔。尧圪塔上高耸一碑：茅茨土阶。这碑是

颂扬帝尧的，正如《通鉴外记》所述，（伊放勋）生活十分俭朴，草屋上的茅草都不修剪。房檐下的梁柱，都保持原状，不加刀削。副梁之间，连承受茅草的细椽都省掉了。乘坐的车辆也很简陋，不雕刻、不油漆。饭桌上的葡萄，仅够自己下肚，饮食简单，不计较滋味调和。五谷杂粮，从不挑剔。树叶豆叶，都用来下咽，饭都装在陶制的碗盆之内，盛水都用瓦罐。不戴任何首饰，既不睡柔软的床，也不盖锦缎绣花被。对稀奇古怪的东西看都不看，对引人入胜的宝物也不瞧一眼……显然，这些颂词都是帝尧主政后的事情。继位之前，他就是在这乡间度过的，由于他名叫放勋，才有上面的称呼。本来，他出生后应很快回到父君身边，却由于其祖母病故，或者什么别的原因，他一直居住在平民杂居的村落。

平民的生活总是和困苦杂糅在一起的，我们无法去判断上古时平民的苦楚，却可以从“茅茨土阶”碑石的旁边去想象昔日的情景。这里丛生着野草，野草间有一蓬蓬酸枣棵子。如果我们把目光定位在邻近碑石的那几棵上，仔细审视，就会发现特别的长相，酸枣刺有一长必有一短，长刺直直地伸出去，紧挨的短刺则弯成了钩形，这是酸枣刺的常规长法。眼前的这几棵酸枣则有变化，短刺变直了，即使有弯，那弯也弯得浅了，形不成钩状了。若是打听这酸枣的变故，便可以听到与尧有关的故事。相传昔时尧挑担从这里经过，匆忙中麻衣挂在了酸枣刺上，不得不弯下腰伸手去解，由于那刺带着钩，好半天难以解下来，急得尧说：“这刺何必长钩！”据说，从那以后，这儿的酸枣刺就真的没有钩了。这是传说，不足为信，但是却可以悟出人们是把帝尧作为天子来尊崇的，天子嘴里没空言嘛！不过，也可以由此推断，童年的帝尧正是伴随着乡村平民艰难成长的，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孙身陷苦难，都殚精竭虑要他们过得幸福一些，但是，幸福这神秘的东西，却总是紧随于苦难的后边，唯有亲身历经苦难的人才深深知道幸福的滋味。

登上帝位的尧应该沉浸在幸福之中了吧？

或许正由于帝尧历经了平民的日子，才没有痴迷于富贵，才有了《通鉴外记》所记载的俭朴美德。

帝王优越于常人，也负重于常人。

将优越和负重集于一身是皇帝的本分。然而在漫长的历程中，知道优越的皇帝很多，知道负重的皇帝极少。而帝尧这位过平民日子长大的君王极少体味优越，却负重于自身的责任。

那时候，天地间迷蒙多于清晰。日月虽然有序交替，草木虽然有序枯荣。可是，这交替，这枯荣的规律还没有被混沌的人们认识。先人们从猎物充饥的习性中挣脱出来，由单纯的采摘籽实果腹，开始了播种、耕耘和收获。农事的出现，是一种进步。这进步可以解脱人们因无猎物所遭受的饥饿，但却需要人们认识和把握自然轮回。人们是从身边的物体认识大自然的，在他们眼中，季节是随着河水变化的，汾河的水涨了，漫溢了，浪滔滔的了，那一定春暖多日，花开多时，遍地草木肯定已经蓬蓬勃勃了。

这蓬勃的时日，必然夏热难熬。倘要是河水下降，下降，降到岸宽水瘦的时日，苗木早已收敛了自己的荣显，萎缩枯干成抖索于寒风中的枝条。这样的领悟指导着他们的播种和收获。汾河涨水，草木展叶伸枝，一片片垦开的秃地上便有了撒种的身姿。水退河浅，收获后的人们也就龟缩进草房中躲寒藏冬。

不过，自然也有其非常的表。明明籽实已经脱落收藏进人们的棚屋，河水早该退落，偏偏连着下雨，雨水滑进河中，河水连连上涨。雨停了，又没有西北的寒风卷来，南面的风便趁势北上，因而，天地间又似乎快要春暖花开。这种暖秋现象，迷乱了众生的常态，有人出了茅屋，捧着籽实，开始向土地撒播了。这一举动立即引开千家万户的大门，田地里忙碌异常。帝尧对这繁忙也由衷的欣慰。

孰料，众生的欣喜很快变成了苦楚。

对日月季节的研究即使不是从帝尧起始，但肯定他加强了研究的力度。

落下的种子刚刚露头，嫩生生的幼苗笑出了人们的欢乐。偏偏一夜风叫，天气骤然变寒。窝棚里的人瑟缩成一团，待到天亮，出屋，地上有一层浅白，浅白铺开去，直至远天。那浅白是霜。踏着白霜，走近田里一看，顿时傻了

眼：昨日还生机勃勃的嫩苗，全蔫了，瘫了。

众生呆在田边。有人蹴下去，难以直腰，心疼啊！是的，一粒籽实也是充饥的食物，禾苗的死去就是粮食的遗弃。何况，谁知道再播下种子会不会重演这样的悲剧？

此时，帝尧也一样痛楚，他比那些先民还要焦虑。或许，这焦虑就是他负重的责任心，他的脚步肯定是沉重地踏过大地的。及至他坐在议事的厅堂里，仍然难以松解这痛楚的情绪。对日月季节的研究即使不是从帝尧起始，肯定此时他加强了研究的力度。

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帝尧命重和黎专门负责观测天象，占卜天意，他亲自部署力量，命羲仲住到东海之滨的旸谷，观察记录日出的方位和时间，将昼夜平分的那天定为春分；命羲叔住到南方的明都，观察太阳如何南移，确定夏至；命和仲住到西方的昧谷，专门测定日落，确定秋分；命和叔住到北方的幽都，观察太阳由南北移，确定冬至。帝尧部署完毕，又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大概可以366日作为一载，剩下的天数，用闰月的办法解决，这样，春夏秋冬就好确定了。

可以看出，帝尧不仅派遣人员加强历法的研究，而且亲自投身其中参与研究，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，这见解成为了其他人研究的前提和先导。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国最早的农历诞生了，农时节令也随之有了雏形。尽管用当今的眼光审视这日历还极不完备，但是，这粗略的东西却是走向完备和丰满的生长点。在这生长点里，人类由混沌逐步走向有序和清晰了。

三

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，这话的形成不一定久远，但是孕育过程一定很早很早了，甚而，早到了上古尧当首领的那时候。

也许就在禾苗遭受严霜摧折，人们焦虑不安，帝尧急于掌握日月变化，季节时令的当口，又一桩灾难悄然光临了。

帝尧不仅派遣人员加强历法的研究，而且亲自投身其中参与研究。

天久久地亮着，亮出了一蓝如碧的本质，明净地蔚蓝里没有一丝杂色，云

团、云朵不见，连一丝淡淡的云也不曾飘来。往日不待寒风来过，浓云就一重一重叠上天空，越蓄越厚，黑乌乌地压下来，压下来，奇怪的是，那黑乌的东西落下来时却变了，先是散了，散乱得哪达也是，满天飞舞。而飞舞着的散乱花朵，却变了容颜，不是黑的，而是白的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人们对这白色的小花朵有了雪的称呼。好久不见这白色的小花朵了，冬阳日日上来，从低到高，到当顶，又渐渐下去，落到远远的山背后去了。冬阳上来时天不那么冷了，有了些暖意。在陶窑上和泥捏坯的人们因为天寒已无法制作了，这时节只是把砍来的树枝塞进炉窝里去，烧制先前捏好的模坯。炉火一点，窑窝里暖烘烘的。因而，这窑窝里也挤满了取暖的老老少少。冬阳上到当顶，外面也暖和了，人们走出陶窑，对着高高的艳阳天指手划脚，议论纷纷：窑窝。太阳像窑窝里一样暖和，所以被人叫做窑窝了。后来，帝尧把天下治理得国泰民安、丰衣足食，人们把他比做太阳。因而太阳又被众人叫做尧王。一直到现在临汾乡下还是这种叫法。

这是后话，那时，对着上来下去的冬阳，人们突然发现少了什么，是少了云，少了雪。足迹多的地方——路上，已明显有了浮土，脚踩上去，土扑起来，像冒灰雾一样。有的人常常倒在窝棚里浑身难受，不愿出来。大家觉得该下雪了，日日盼雪，盼一觉醒来，天变暗变低，变出那白白的东西来，踩上去绵绒绒的，将浮土又粘在地上。然而，盼望一直是盼望，天不冷了，风也柔柔的了，人们早不往陶窑里钻了，雪还是没露脸。当然，这时候是没人盼雪了，黑云中落下来的该是没有颜色的点点滴滴，落在身上凉凉的，湿湿的。这是雨。寒日过后的雨特别的让人亲盼，往常，早该落下来了，至今却不见雨的影子。路上的土越浮越多，越积越厚；田里的土裂开了缝隙，手能伸得进去。地里该出来的草不见露头，树上该萌生的芽不见有影，河里的水还是那么瘦，不见漫涨上来。好不容易有个黄色的小芽芽，没有变绿，没有长高，却变蔫了。

天热了，草没有昂首，叶没有伸掌，河水更小了，只剩下细软的一线，有气无力地爬过。

天大旱了！

人们焦渴，帝尧也焦渴。

人们渴盼着天雨，天雨不落，人们无望地垂泪；帝尧渴盼着天雨，天雨不落，帝尧急切地奔走。

帝尧走进一所所窝棚，窝棚里都是躲避他的身影和目光。那目光中射出的是恐怖和忧愁。帝尧请使臣巡访原委，得知，人们对帝尧仍存戒心。这戒心来自他的兄长帝挚。帝挚残暴无道，经常杀戮无辜的平民。平民议论事情，若不顺他的意思，很可能被他杀害丧命。时日一久，众人对帝王畏惧胆战，躲避不及，哪里还敢多说话呢？现在，虽然首领是帝尧了，帝尧是仁厚博爱的，可是人们还以为他和帝挚也是一样的呢！

帝尧甚为焦虑，焦虑苍天无雨，焦虑平民不语。

天更旱了，那瘦弱一丝的河水，终于断了。

帝尧让使臣四处游走，请人们多献主意。又命人在议事的宫门前树立起一段木头，称为诽谤木，告知天下人，大胆议论朝事，即便是说错了，冒犯了帝王，也没有过错。

诽谤木立起不久，有人告知帝尧，天下大旱是因为十日并出，晒干了云团，晒干了河流。帝尧连日观看，天上都是一颗日头。叫来那人细问，那人说是树林中所见。帝尧随着那人前去，按照他的指点观看，从每一棵树的缝隙间都可以看到一个日头，都是天上的那一个日头。这当然是一种错觉，帝尧笑了，好久，使臣们没有见过这种笑脸了。有使臣纳闷，此人如此愚鲁，帝尧为何不恼，还要发笑？让人更为不解的是，帝尧还传唤来神射手后羿请他射日。后羿来到林中，仰天一望，轻慢地笑着走近帝尧，连连摆手，帝尧却一本正经地对之耳语。后羿听了，轻慢的笑意不见了，认真抽出箭搭在弓上，然后，猛拉弓弦，箭弹射了出去。随着长箭飞上去，落下来，一只乌鸦落在地上。

后羿说，射落一日，竟是乌鸦，天气大旱，原来是这物作怪。

帝尧命人在宫殿前树起诽谤木，告知天下人，大胆议论朝政，说错也没罪。

众人听说后羿射日，都赶来观看，簇拥着他向前走去。后羿走走射射，射下了9只乌鸦，正好走到林边，众人朝天上一看，果然只剩一日了。

可是，众人返回林中，从林中看天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不过，众人由此明白了帝尧是乐意听取大家意见的，都敢对他讲真话了。果然有人前来献策，说凭蚁虫可以找到水，深挖蚂蚁群居的洞穴，说不定会有水。帝尧欣然接受，当即命人找穴深挖。掀去浮土，挖着挖着，果然见了水。众人狂蹦乱跳，水的出现救了难熬的干渴。帝尧得知，命天下平民广凿这样的井穴，取水而饮。

也许这种说法，仅是猜度，不过，帝尧所处的时代确实出现过大旱，而他倡导凿井饮水也是实情，不然，现今的伊村为何还会有尧井？而且，为了纪念此事，尧庙建起了尧井亭。或许，水井的出现对当时意思不大。在后羿射 9 日不久，天上就落雨了，不然，这射日的典故不会长久流传。只是，谁也无法忽略帝尧推广水井的意义。井的出现给人的居住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。早先人们沿河居住只是为取水方便。又一场大水来临，冲毁窝棚，卷走人畜。人们开始离开河道了，因为，住在高垣上，也能够打井取水。

是否，村落因此形成？

是否，乡镇缘此而生？

是否，城市，包括那些偌大的都市最初的生成和水井也不乏联系？

即使我们忽略了水井的作用，也无法忽略那柱诽谤木，因为那木柱已演变成美观庄重的形象。天安门前高耸的华表就是它的今日。虽然华表已没有了起始的意义，但是，我们仍然可以在它身上琢磨出耐人回味的世理。

大旱解除了，历法也初步定下了来。一载有四季，先春后夏再秋天，继而是冬日。春暖时节，大地解冻，田土疏松，鸟儿在枝头啼鸣。日头出来，人们拥出窝棚，忙碌地撒籽播种。日头人山，天色变暗，众人才渐渐回到自己住的地方。

城市，包括那些偌大的都市最初的生成和水井也不乏联系。

帝尧常到田头地心走访，看到这忙碌有序的农耕，心中略略有些轻松。

然而，这轻松很快消失了，帝尧以及他的子民又面临着更大的磨难。

天气阴了，不知从哪儿来了好多好多的云，一重一重地罩严蓝天，云还不断地罩上去，罩上去，云厚得快掉下来了，天也低得似乎可以挨着窝棚顶了。

那高高的树梢似有一团一团烟雾飘过，仔细看，没有燃火的物什，没有升腾的地方，原来飘动的还是云。这样的云，人们不记得从前见过，不免奇怪地指画。云像是挺有耐心地，久久地聚结在空中，不慌不忙，不急不亢，似乎就是为了让人们观赏。可是，突然间，那云就变了样子，像万千烈马奔腾，跳的、跃的、嘶的、吼的，闹腾得大地也能颤动起来。这是风在作浪，把云推向高空，又扔进低谷，推这里一把，揪那里一下。成群成伙的云，如成群成伙的马，跌跌撞撞。不仅云乱动乱撞，推搡得高树低草也颤动个不停。亮光一道一道闪耀，霹雷一声一声炸响。闪电的时候，亮得地上没阴没阳，往常背阴的地方也明晃晃的；炸雷，炸得人头皮发麻，浑身抖索，缩进窝棚，屏声敛气，惟恐出口大气，惊动天神，招来杀身之祸。

人们抖索着，闪电未见少，雷声未见小。雨却来了！雨大得怕人，像是天河决堤，滔滔的洪流向人间倾倒下来，窝棚里也一线一线的往下流水。路上流水，田里积水，河里涨水。汾河里的水，先是涨个不停，河水就溢上了草滩，向外四散。河边的人们忽然发觉脚下有了水，水悄悄进来，悄悄升高。人们慌乱了，跑出去，在暴雨里逃窜，向着没有水的地方逃去。也有的人，还没有跑出来，窝棚就在水中漂动了，人也卷入洪浪中没有了踪影。洪流卷走了人，也卷走了不少的牲畜和野兽。

帝尧都城平阳也慌乱成一团，平阳地势平坦，簇围在绿禾中间。这会儿涨高的水，威胁到城里密布的棚屋。

帝尧和大臣带领子民连忙向姑射山爬去。刚爬上一道土坎，回首身后，洪水已漫上来。人们淋着雨走得十分艰难，可是，一点也不敢松气。洪水像是追赶人们，撵得众人仓皇乱窜。人们爬上山顶，山下茫茫一片全部是水。水挤水，浪拥浪，波推波，发出了震耳的声响。远远的只见东面还飘着个馒头样的东西，其实是一座山，像是在洪水中漂浮着。众人说是水里浮着山头。今临汾市仍有浮山县。

远处一个山头浮在水面，那就是浮山。

人们躲在石崖下、洞窟里安身，盼望雨过天晴，洪水消退，好重返故地，

收拾家园，耕种田地。可是，人们失望了，雨是停了，太阳也露脸了，天蓝得又成了先前的样子，不再有云彩了。然而，洪流还是那么滔滔不绝。

帝尧召集群臣议论治水的大事，都没什么好办法。请求大家推举治水头领，都没有什么好人选。有大臣提到了鲧。鲧一向敢作敢为，却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。尧对他不够放心，可是又找不到合适的人，只好命鲧带领众人去治水。

鲧领命后，立即带领众人治理洪水，洪水向哪里漫溢，他就带人向哪里堵截。堵住了东边，水冲击到西面；堵住了西面，水冲击到东边。鲧大怒了，发誓不制服洪水誓不为人。尤其想把平阳古城治理出来。他指引人们由山脚向东延伸，用土壤堆筑堤坝。无数平民撮土堆坝，没黑没明地干，坝向水中一点点地伸展过去，堤坝外面露出了淤泥的大地，鲧看着逼退的洪流志得意满，命人们加快堆土。堤坝越筑越快，河道越来越窄，水流也就越来越高，已经有人告诉鲧，不敢再向前堆筑了，那样下去，恐怕要出乱子。

鲧却陶醉在堆土堵水的胜利里，根本不听。众人只得继续筑坝。堤坝升得快，水流涨得快，众人拼命担土倒土。堤坝越高，堆土越难，而洪水还有一个劲涨高，终于，洪水涨过了大坝，堤坝倒在了洪流当中，筑坝的人随水漂流，死无葬身之地。

鲧，激怒了，喝令众人卷土重来。

重来的结果只有重毁堤坝，重损人命。

整整过了9载，大地上还是洪水漫流，远远只能看见浮在水中的那座山头。

鲧失败了。

面对洪水，面对无奈的鲧，帝尧心头翻江倒海，比眼前的洪流还要激荡。

鲧曾经发明城墙，如今又用堆土筑墙的办法治水，结果治得洪灾更大了。

夜晚用黑暗严严实实裹住了天地，天地用静寂报答劳顿的人们。人们则用沉睡享受无边的黑暗和静寂。

窝棚里，洞庭里都成了迷梦的世界。

帝尧躺下好久了却进入不了惯常的迷梦。胸中仍然奔窜着，吼叫着那滔天的洪浪。浪涛息时，却又是那高烈的日头，旱裂的田土和那枯萎的禾苗。天地

间非旱既洪，莫非是上天谴怒于人世，降下横祸？莫非这横祸是自己的不端讨惹的？莫非是自己的不端殃及了子民？

那么，自己的不端在哪里？

思来想去，似乎这首领或王位有某些可疑。先父辞世，继位的是他的兄长挚。挚在位上，指天画地、鱼肉平民、为害苍生。众多部落首领才推举帝尧取而代之。尧屡辞不受，闭门独坐，可是，众首领守候门前久久不肯离去。有人还说：你一向仁爱天下，难道就忍心尘世间生灵涂炭、人寰破败？

这声音不高昂、不尖利，却比雷霆还要沉重地撞击着他的心房。他可以蒙受苦难，却不忍天下子民遭受祸害。于是，在众头领的推拥下他走出窝棚，成为首领。他的兄长帝挚无奈地退位离去。兄长回眸的眼神充满了怨恨和恼怒。至今，帝尧一想起那眼神就禁不住浑身发颤。莫非上苍降祸，正是由于这手足相争？

长夜漫漫，心事沉沉。

帝尧无法排遣浓郁的黑暗，只能在黑暗中焦虑。他不能让天下众生因为他的不仁再遭祸端，决计另请高明，指点天下，还世道一个清平。

其时，世间传闻着一位贤才的事迹。他深居简出，每遇知己便高谈阔论，议说治国方略、兴邦大计，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。帝尧听此传言，甚为钦佩，即想拜见，让位于这样的贤才。帝尧走下山巅，接近洪流，把预先捆绑好的木船推入水中，在波浪中颠簸而去。历经风浪，好不容易才登上河岸，然后，惊魂落定，向前走去，去寻访贤才。

走过平川，攀上高峰，穿过峡谷，帝尧走得饥乏困倦。在一座高高的山顶上，帝尧找到了王倪，王倪听罢帝尧的禅位之言，大笑不止，笑毕方说：“草民只是随兴妄言，岂有治国的能耐？”王倪不受，只告诉他，如能访到齿缺和蒲伊，得一人，即可治国兴邦。

帝尧决计另请高明，指点天下，还世道一个清平。

帝尧只好继续寻访，再往前走，林深树密，谷幽峰险，渐渐人迹难辨，没了路径。帝尧正疑无处可去，忽听得头顶上有喜鹊高唱，树下则有两位仙人凝

神对弈。攀藤爬坡，上得前去，一问方知，二位正是齿缺和蒲伊。连忙俯首拜教，言明来意。二位却不理不睬，旁若无人，只顾棋事，终局方说，我们是晓些世理，可更痴迷棋事。若是纵横天下，恐怕贻误国事。言毕，又向帝尧荐举许由，并告知许由正在岱岳漫游。帝尧匆匆赶路，好不容易到了岱岳，攀至峰顶，却闻许由先一步走了，据说是到姑射山修身去了。帝尧不敢怠慢，连忙下山，步其后尘，紧紧追赶，及至平阳地面，方追得前面一人，见其气宇不凡，连忙拜问，正是许由。帝尧同许由落座石上，陈述心音，许由听帝尧谈说国事，皱眉不语，似已生烦。待听说禅位于他，立即站起，扬长而去，边走边说，羞死吾也！说罢，走下高坡，穿过草丛，直抵河边，竟然清洗耳朵去了。因而，迄今还流传着许由洗耳的故事。故事日渐繁丰，说是许由洗过耳朵，正要前行，遇一老翁牵牛到河边饮水。闻知许由洗耳之事，居然牵牛回首往上游走去，说是怕污染了他的牛嘴。据说这老翁就是巢父。

不论巢父是真是假，帝尧请不到贤人主宰天下却是真的。由此可见，谈天论道，自古以来不是难事，而要治国安邦，则是另一回事了。四位贤才不受王位，也许是清高所至，也许是自知之明，但无论如何，帝尧是失望而归了。

洪水滔天，声浪惊地。

访贤归来，帝尧忧心更重。治水是当务之急，这件重大事情是再不能让鲧妄为了。那么，又让谁干呢？

帝尧力排众议，让鲧的儿子文命担当治水重任，造就了大禹。

朝野上下，都城内外，凡相识的能者一一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的目光盯在一位青年身上，他叫文命，后来成为闻名于世的大禹。不过其时，胸有大志的他还是个无名之辈。而且，他的父亲正是多年治水大败的那位鲧。因而，帝尧的目光在文命的身上流转很久。他明白要让文命担当治水重任，肯定朝中反对的大臣不少。但是，不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由于父亲的失败连儿子也不敢信任了。帝尧坚定了任用文命的信心。

果然如帝尧所料，任用文命治水的事一提出，众口非议，皆因为其父祸及其子。帝尧力排众议，循循说服，文命才担当起治水的重任。